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七

廿一

丁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八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神四

道應訓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福以知驗符也

太清問於無窮太清元氣之清者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無爲有形也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無爲有形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窮可以明可以包裏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無始未始有之氣也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窮可以明可以包裏天地可以應待

○白公楚平王篤太子建廢也更見孔子微言白公楚平王篤太子建廢也更見孔子微言故白公怒而欲復辟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具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苗漏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苗漏者二水也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超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白公於浴室之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與惠王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

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辭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駢齊人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雨得生也由生之本也得雨七日七日也

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謂至愚矣譬白公之畜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棄子愛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襄子曰無卹賤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襄子之能無卹也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襄子能承羞無恥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赦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踴躍而擊之踴分軍二百人爲一隊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

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谿缺缺問道於被衣被衣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奉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夷不言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躋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

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此上九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六莫不
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比寡人所欲誠然為得也惠孟對君也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無地爲君以道當也天下之曰子所有者千乘也願以愛教薄疑五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襄公爲西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夫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李克武侯之相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

廢有患者茲茲驅驅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臣斬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嗣君也嗣君應之曰子所有者千乘也願以愛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襄公爲西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夫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此詩曰我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問門辟任車燭火甚盛燭炬大也從者甚衆寢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容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忌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裏之也大王亶父居

鼠前足猶免後足長故謂之屢趨驥則頻走則顛常爲蛩蛩駕蛩蛩駕前足長後足短驥取甘草以與之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

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也其下有周地因是爲天下統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下有周地因是爲天下統也

杜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輪人斬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輪扁之名間作書之人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漸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斬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甘緩之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狀大徐則甘而不固急之意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柰何江海上之志在於己身心之繩開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已性也中山公子平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已神無怨類矣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

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之馮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焚其書故舞之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跣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故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一名方皇水左江而右淮其樂忌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以衛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夫爵賞賜于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罰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之馮也徐馯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焚其書故舞之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跣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故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一名方皇水左江而右淮其樂忌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以衛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夫爵賞賜于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罰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之馮也徐馯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焚其書故舞之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

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
馬釐負醫遺之金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金
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
無入釐負醫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
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

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

走先馬前果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

○齊中牟自入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

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

軍法

進軍鉅以追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

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

神曰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

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請伯

樂子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子

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

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

也若亡舉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徹_{絕塵不及也弭也}臣之子皆下林也可告以良馬而不
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儕繩采薪者
九方堙_{埋素也九方}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
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
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
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
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牡牡弗
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
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
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
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
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
以進之進軍鉅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
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
子也_{兵不敢東下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
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_{吳起爲將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_{吳起爲魏子}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
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
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
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
成形之徒不可更也_{成刑之徒刑子不若敷}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
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
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
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
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君大夫
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
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
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

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
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
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
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
凶器始人之所本_{兵事也}逆之至也且子用
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_{吳起爲將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_{吳起爲魏子}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
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
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
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
成形之徒不可更也_{成刑之徒刑子不若敷}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
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
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
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
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君大夫
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
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
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

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歲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子韋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子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真以知之對曰君

○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本以溫子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士也博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者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者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之處世不遠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誠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軍踰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主謂之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循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榮而取其爵祿者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周襄王以原鳴文公原取伐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約

○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患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接規果鈞者年八十矣接銀鑄也鈞者年八十矣接銀鑄也而不失鈞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鈞於物無視也非鈞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成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孟廟也文王三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子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故

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封臣也 羯里地名也 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驕虞雞斯之乘驕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雞斯之乘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

玄玉百工

二五爲大貝百朋一用也

玄豹黃

羆青犴音岸犴胡地野犬也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

因費仲而通仲門以玉飾門爲杜樞也 相傳仲子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

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

童擊鐘鼓王門以玉飾門爲杜樞也 相傳仲子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

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

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

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

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尹佚父也

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

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

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富

也不善則吾離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

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

神農之間有共工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

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

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

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采楛道之士楚

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齋一卒齋備足子發聞之衣不給帶

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

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

後無幾何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

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

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

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

將軍之榜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

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

復往取其梃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

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

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則還

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

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忘禮樂於無爲也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坐忘其身以至道也仲尼造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

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

賢賢爲先也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

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

興師將以襲鄭襄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

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

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

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

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

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圍之穆

公不聽襄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

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

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

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

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先軫晉大夫也公子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散大破之擒其三軍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公欲中王之意薛公曰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爲博經乎太陰入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也玄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淚水而蔚有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慢然上舞也遜逃乎碑碑於盧敖就而視之方僊龜殼楚人謂梧爲倦而食蛤梨蛤梨而食蛤梨蛤梨歸附也

舍之外者非教而已乎教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闢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教爲友乎若士者_養_音然而笑曰嘻予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言太陰之地也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寥與也言我所游不可常名之地以虛數而所行比之則始實與其空中也若我南游乎岡袁之野北息乎沉星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晦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子天之際水流廣也紀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沃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汗漫不可知之也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教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其上之所駕之車止極治楚人謂恨不得為極治也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鸝與螻𧆚也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爲咫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

馬期繞衣短褐至品期丸易容貌往觀化焉
海南謂之蠶界此言明易服而往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固兩問於景因兩本之錯倒曰昭昭者神明也因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爲神也景曰昧也固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木也受謝光焜焜之光輝燭四海閩戶塞矯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燭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掩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照照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骋天下之至堅光耀間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於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

有孚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未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亂。白公將爲父復讐。謀反。兵亂因思慮之。上貫願。集馬挫端針。之父及鄭此。受秋駕於師。秋駕者。師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受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予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顧理其形也。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開渠。設障塞。具傳車。置驛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鎗。閉鎗者也。上之經所。以備。卒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門。封死箕子亡之。朝鮮。荀君空故紫莢之。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放鹿臺之錢。破鼓折抱弦弓。絕絃而去。

含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俠。於此天下歌謡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者。師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受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予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顧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佽非。得寶劍於干隊。千音宋干。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爲莫邪。洞鄂之形也。鼎著倕而使覲其祖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_{慎子名}。所以不知門也。_{不知門之要也。}故必杜然後能門。門之門_{要在}。墨者有田鳩者。_{田鳩學墨子之術也。}欲見秦惠王。車中轎_中。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子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繩_繩。至所極而

朽骨弃劍而已。余有奧夢焉。赴江刺蛟。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辭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戴腐肉朽骨弃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後說說。諸侯之計。當相衡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覲其祖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_{慎子名}。所以不知門也。_{不知門之要也。}故必杜然後能門。門之門_{要在}。墨者有田鳩者。_{田鳩學墨子之術也。}欲見秦惠王。車中轎_中。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子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繩_繩。至所極而

已矣此所謂先生乘飛而維繩者

言鬼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極不可繩也以禽乘秦從鹽水之深下絕縛之而欲網則不可也

千仞而不愛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

非不深且清也魚驚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

石上不生五穀堯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藏隱

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

亡乎范中行知氏文子曰六將軍韓起趙

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

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

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舉之猶麻革者也麻

何乎對曰能動地

震晏星客星晏子往見公

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

之君亦何如哉

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

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

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子

豫讓事知伯而死

臣

塞重舉白而進之

塞重文侯臣

曰請浮君

浮罰君也以

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

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

之君亦何如哉

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

文侯受

觴而飲醴不獻

醉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

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

子觀桓公之廟

桓公

有器焉謂之宥巵

庄

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

水至灌之其中則正

中木半

其盈則覆孔子

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

問持盈曰揖而損之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

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

故聰明厥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

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

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

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

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

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聞

爭不已爲之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

未得默者唯恐其創之小也

故恐其創小也

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

塞民於父兄耳

耳目也塞其先也

道全爲無用之

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

冥冥於是乃去其督而載之木

督執髮也水

冠鷺解其劔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

蓄高辭卑謙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

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

久喪以壘

壘音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

冠鷺解其劔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

蓄高辭卑謙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

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

久喪以壘

壘音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

深鑿高壠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

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

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八

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

陽春臣也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

見太卜者恐公之歎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

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魏